

第二十三講：鴻門宴

引言

鴻門宴堪稱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飯局，亦是楚漢相爭的關鍵轉捩點。這場發生於秦二世三年十二月至漢元年正月間（約當公元前 207 年 12 月至 206 年 2 月）的宴席，不僅是劉邦與項羽兩大集團的生死對決，更是《史記》中刻畫人性、權謀與命運的精彩篇章。席間每一句對話、每一個座次安排，皆深藏政治符號，直接影響了後續歷史的走向。

一、背景：秦末亂世與「先入關中者王」

秦朝末年，天下大亂。項梁採納范增建議，尋找楚懷王熊槐之孫熊心，立為楚王，仍號「楚懷王」，初都盱眙（今江蘇盱眙）。項梁死於定陶之戰（秦二世二年九月，公元前 208 年）後，楚懷王遷都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，並趁機剝奪項氏兵權，以呂臣為司徒、呂青為令尹，封劉邦為武安侯、碭郡長，刻意壓制項羽。懷王與諸將約定：「先入關中者王之。」秦二世三年（公元前 207 年）閏九月，劉邦率軍從武關進入關中，秦王子嬰投降。按約定，劉邦當為關中王。他採納建議，派兵守住函谷關，意圖阻擋諸侯軍隊入關。與此同時，項羽在鉅鹿之戰殲滅秦軍主力，隨後揮師西進。

【註】關中（渭河平原）因東有函谷關、西有大散關、南有武關、北有蕭關，四關環抱而得名，秦都咸陽即位於此。秦曆以十月為歲首，故漢元年十月（劉邦入關）相當於公元前 207 年陽曆年底，漢元年十二月（鴻門宴）約當公元前 206 年 1 月至 2 月間。

二、風雲驟變：劉項對峙爆發前夕

漢元年十二月，項羽率軍抵達函谷關，見關門緊閉，得知劉邦已佔據咸陽，大怒之下命英布攻破關隘。隨即進軍至戲水之西（今陝西臨潼東），兵鋒直指咸陽。劉邦聞訊驚恐，撤出咸陽，駐軍霸上，不敢迎戰。當時，項羽兵力達 40 萬，駐紮鴻門；劉邦兵力僅 10 萬，駐軍霸上，兩軍相距僅 40 里，形勢岌岌可危。劉邦左司馬曹無傷密告項羽：「沛公欲王關中，使子嬰為相，珍寶盡有之。」

項羽震怒，下令：「旦日饗士卒，為擊破沛公軍！」范增視劉邦為心腹大患，勸項羽速除後患：「沛公居山東時，貪財好色；今入關，財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，皆為龍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氣也。急擊勿失。」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此時，項羽叔父項伯因平日與張良交情深厚（《史記》原文「素善留侯張良」），連夜潛入劉邦營中，欲勸張良逃亡。

張良將此事稟報劉邦。劉邦問計，張良獻策，請劉邦親自向項伯示好，表明不敢背離項王。劉邦即刻接見項伯，以對待兄長的禮節侍奉他（兄事之），並舉酒祝壽，約定結為兒女親家，懇求調停。項伯回營後勸說項羽：「沛公不先破關中，公豈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擊之，不義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」項羽素重「義」——此「義」包含信義（承認劉邦先入關之功）、公義（不殺無辜）與恩義（項伯之請）——遂應允善待劉邦。此決定於劉邦赴宴前已做出，非臨場動搖。

三、鴻門一宴：座次禮制與心理博弈

1. 謝罪與座次政治學

次日，劉邦率百餘騎赴鴻門謝罪，對項羽言道：「臣與將軍戮力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，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郤。」劉邦將責任推給「小人」挑撥。項羽性格直率，脫口而出：「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；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」遂留劉邦飲宴。宴席採分餐制，一人一案。關於座次，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明確記載：「項王、項伯東嚮坐；亞父南嚮坐——亞父者，范增也；沛公北嚮坐；張良西嚮侍。」

【禮制深度解析】

秦漢時期室內（含軍帳）禮制與堂上不同：堂上以南向北向為尊（君臣對坐），室內則以東西向為主。室內座次尊卑，歷來有兩說：一說東向為尊（主人之位），西向次之；一說西向為尊，東向次之。然無論何說，鴻門宴之安排皆具政治意涵。

- 項羽、項伯東向坐：佔據室內尊貴之位，面向西（若西向有人則直面之），顯示項羽自視為霸主，凌駕於眾人之上，此為僭越常禮之舉。
- 范增南向坐：地位次之，作為「亞父」輔佐項羽，亦在尊位。
- 劉邦北向坐：面向項羽，呈現臣服、受審之姿，強化了其謝罪姿態。

• 張良西向侍：面向西側站立侍奉，隨時聽候差遣。「侍」字表明其非正式與座者，雖方位為西，實為陪侍身份，地位最為卑微。

此座次安排並非隨意，而是一種視覺化的權力等級展示，極大滿足了項羽的虛榮心，進一步鞏固了其不殺劉邦的心理預設——然須強調，項羽之決策，在劉邦入帳前，已因項伯勸說而定，座次安排乃強化因素，非決定性原因。

2. 舉玦與舞劍

席間，范增多次向項羽使眼色，並 3 次舉起佩戴的玉玦（「玦」諧音「決」，示意決斷殺伐），催促項羽動手，但項羽默然不應。范增見計不成，起身召喚項莊入席，命其舞劍助興，伺機刺殺劉邦。項莊拔劍起舞，意圖擊殺劉邦；項伯察覺，亦拔劍起舞，並常以身翼蔽（像鳥翼一樣遮護）劉邦，致使項莊無法近身。項莊陷入兩難：項羽默許卻未明令，叔父項伯全力護衛，只得作罷。

3. 樊噲闖帳

張良見局勢危急，至軍門召樊噲。樊噲持劍擁盾強行闖入，掀開帷帳，西向而立（面對項羽），瞋目視之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張。項羽按劍長跪（表示警覺與重視），問其來歷。張良答：「沛公參乘樊噲也。」項羽讚其為「壯士」，賜卮酒與生彘肩。樊噲覆盾於地，置彘肩其上，拔劍切而啗之，豪氣干雲。隨後進言：

「『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』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大王來。故遣將守關，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。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賞，而聽細說，欲誅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續耳，竊為大王不取也。」

樊噲之言有理有節，既強調劉邦之功，又指出殺劉邦將重蹈秦亡覆轍。項羽未有以應（無法反駁其邏輯），僅命其入座——然此「無以應」非因被「打動」而改變心意，實因項羽本就未決心殺劉邦，故無需強辯。

4. 脫身之計

劉邦藉如廁之名，與樊噲脫身。樊噲勸道：「大行不顧細謹，大禮不辭小讓。如今人方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何辭為？」劉邦遂留下車馬儀仗，輕車簡從，從芷陽小路疾行返回霸上，留張良善後。張良估摸劉邦已至軍中，方入帳謝罪，獻白璧一雙予項羽、玉斗一雙予范增，託辭劉邦不勝酒力已先歸。項羽受璧置之座上；范增則怒拔劍撞破玉斗，嘆道：「豎子不足與謀！奪項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屬今為之虜矣！」

四、深度剖析：項羽為何放虎歸山？

鴻門宴後，項羽並未真心執意殺劉邦，原因錯綜複雜：

1. 道德束縛：項伯以「今人有大功而擊之，不義也」勸諫，深深觸動了項羽重「義」的性格底線。此「義」為戰國秦漢貴族倫理之核心，與劉邦之實用主義形成鮮明對比。
2. 政治誤判：項羽志在恢復封建秩序，自封西楚霸王，做諸侯盟主，而非集權皇帝。他認為劉邦已俯首稱臣（北向坐、謙卑謝罪），不再構成威脅，未將其視為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。
3. 戰略輕敵：項羽依仗 40 萬大軍，認為劉邦 10 萬之眾不足為懼，若在此時殺死前來謝罪的劉邦，反而可能失去其他諸侯的信任，引發混亂。反觀范增，他從戰略遠見與術數觀察出發，洞察到劉邦「其志不在小」且有「天子氣」，認為必須趁早除之，否則後患無窮。可惜項羽剛愎自用，錯失良機，終致烏江自刎。

五、人物評析

- 項羽：蓋世英雄卻缺乏政治遠見。他重信義、講規矩，卻因優柔寡斷與過度自信，在關鍵時刻錯失消滅潛在對手的最佳時機。韓信後來評價其「婦人之仁」，雖針對其吝於封賞，但亦折射出項羽在重大決策時的缺乏決斷。
- 劉邦：能屈能伸，工於心計。面對強敵能放下身段，極度謙卑以麻痹對手；善於納諫，決策果斷（如聽從樊噲建議不辭而別），展現了成熟政治家的素質。
- 張良：多謀善斷，沉著冷靜。在危機時刻精準判斷局勢，利用項伯關係化解前危，安排樊噲護駕解決後患，是劉邦集團的靈魂人物。

- 樊噲：智勇雙全。不僅有闖帳之勇，更有陳詞之智，其言論切中項羽心理，為劉邦脫身爭取了關鍵時間。
- 范增：老謀深算，眼光獨到。他最早警覺劉邦的威脅，無奈項羽不聽，最終只能憤懣離去，預言了項氏集團的悲劇結局。

六、史學反思：《史記》敘事的再審視

司馬遷筆下的鴻門宴，情節緊湊、人物鮮明，然現代史學對此敘事有所反思：

1. 「天子氣」之說：范增所謂「望其氣，皆為龍虎，成五采」，屬戰國秦漢間流行的術數觀念，可能為後來劉邦稱帝後的附會，用以神化其合法性。
2. 戲劇化細節：如「目眦盡張」「頭髮上指」等描寫，極具文學張力，但是否為歷史實錄，已難考證。司馬遷可能根據口傳史料或合理想像進行渲染。
3. 「轉捩點」意義：傳統史觀視鴻門宴為項羽由盛轉衰之關鍵，然亦有學者（如李開元《秦崩》）指出，項羽之失敗根源，在於其政治理想（封建復辟）與時代潮流（集權帝制）之衝突，鴻門宴僅為表象，非決定性因素。

結語

鴻門宴是項羽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捩點。項羽放過劉邦，非單純出於仁慈，而是其性格缺陷、政治理想局限與戰略誤判的綜合結果；劉邦逃出生天，奠定了日後建立大漢基業的基礎。這場飯局，表面是觥籌交錯，實則是人性弱點、權謀算計與歷史命運的激烈交織。它警示後人：在政治鬥爭中，一時的仁慈或輕敵，往往意味著最終的失敗。